人工智能，真的可以实现么，真的可以有向人类一样的机器人么。我苦苦思索着。我想起了上大学阶段，自己有一天的脑热，那时候是这样的情景。

那时候，好像是在什么较长的假期中吧，从学校的图书馆里面借了几本关于博弈论的书籍。从囚徒的困境到旅游景点的各种假货，让人感觉很有点不爽。可是，每一次作者都会把一个个看似复杂的关系用简单的二人博弈，或者是多个复合型的二人博弈給分析清楚了。还有，我当时就听说，因为电脑在简单的权衡比较中，能够做到临危不乱，所以在下棋方面要比正常人有优势。可是，正是因为电脑的太理智，所以就没有办法把它们塑造得像人类。有感情的人总是会有冲动，可是我们造出的机器人，却总是想要它们任劳任怨的啊。

不过，现在假设有一种控制机制，假设万一这个机器人出现了我们不喜欢的情况，我们可以迅速为其冻结，让其自然死亡，那样，我们就可以模拟我们人类本来的样子造出机器人来。

首先，我们需要的不是各种高科技生产的新型材料，而是看一看一个有感情的人是如何做出决策的。

有感情的人总是会伴随着某些冲动，而当他们醒悟的时候，往往是事后诸葛亮那样子，觉得先前做的那些事情总是太缺乏远见了，总是只着眼于眼前利益。可能，也正是因为我们非常讨厌自己的这些难缠的人性弱点，所以我们总是不能够造出有情感的机器人。但是现在没事了，我们可以尝试去造一个这样有感情的机器人。

我们还是得看看人类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里，好吧，我们假设他足够短，0.1秒，在这么短的时间了，我们如何做出一个说服自己的决定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作出决定的时候，都是觉得他马上上马的计划是他能想到的一个局部最优解。比如，经典的乌鸦和狐狸的故事，我们可以尝试做出这样的两种机器人。一种机器人比较有远见，而另一种机器人比较看重眼前的利益。

不过，就这一点，恐怕我们很多科学工作者都是难以接受的，咱们辛辛苦苦的，就为了一个很2的乌鸦，这真的让人崩溃，好歹，我们应该造出的机器人都是狐狸啊，好歹要聪明些，最好是那种非常聪明，还非常听话的那种。可是，我们再来看看人世间的杀手组织，当然我们还是以美国大片作为参考背景吧，毕竟有生之年，还是没有见到那种让我信服他就是杀手的人。有那么几部电影吧，比如“刺客联盟”，刺客们，有的太聪明，到了后来，就会出现违反老大意愿的背叛。

那么看看老大是怎么考虑问题的吧，老大总是假设他的伙计们总是贪图着眼前利益，除了学习杀人技巧外，不会主动学习其他东西。而且，每一个杀手都懂得，当他们完成任务之时，作为奖励他们会有丰厚的回报。这样子，老大就假设，我们是共同合作，互利互惠，你总不会不要利益吧。老大有时候还要告诉伙计们要忠诚，要绝对忠诚。可是，假设我是那么一个杰出的杀人，我会想到这样的东西。

首先，讲述一下亲身经历，讲一讲我记忆中残损的关于信任危机的故事，不过，估计没有人愿意听我说这些，但是为了人工智能的理论的证明，又不得不要忍痛说起这个让人难受万分的故事了。那个时候，我和爸爸一起走在路上，爸爸跟我说，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之外，任何人都不值得你相信，因为每个人都希望从你这里贪图到什么利益。就像舅舅说的那样，女孩子们因为喜欢吃零食，所以才愿意和你在一起的,他们只是贪吃.而只有作为爸爸的我才是真正不需要从你这里得到利益的,所以你只能绝对相信我。即使是妈妈，是奶奶，是姐姐，他们因为不够聪明，或者是目光短浅，都是不值得信任的。

当时的这些话，深深地刺激着我，那我是不是就不能相信别人了呢。当然最可怕的还是后来是不是想到这么一段话，才是让然毛骨悚然，感觉异常孤独的原因。因为，我真的找不到什么话来推翻这样的论断。而且，我就假设，如果，天下的所有的人都只能相信自己的爸爸，那么意味着爸爸应该要很相信自己的爸爸啊。可是，我根本没有看到爸爸是如何相信自己的爸爸的。而且，爷爷也应该相信自己的爸爸的啊，可是爷爷的爸爸据说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败家子。所以，这种，应该相信爸爸的理论是经不住推敲的。那么，如果，不能只相信爸爸，还会出现几种貌似更有可能正确的结论，一是，相信那么一个可以相信的人，也许以后有一天可以找得到，二是，就不相信另外的所有人。从人工智能的角度上来说，一个有智能的机器人在面对这种情况，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呢。当然，我们不能为其设置一种随机选择吧，毕竟虽然从整体上，从群体的角度来看，人来做出的选择似乎是杂乱无章的，真的像是上帝在玩随机数似的，可是每一个个体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必定是有自己独特的原因的。虽然很多时候，那些原因因为太2不愿意被人提及的。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看到的局部解空间中，寻找到最优解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正是因为人类的这种头脑思维方式，所以才会造就出形形色色的人来，才会出现个性，才会出现天才和弱智。那么，如果我们要造出像人类思维模式的机器人出来，是不是也要冒着高成本最后造出个2货的风险呢。

在造出机器人之前，我们还得首先制定出测试方案来检测到底他们有多么像人类。这样子，我们就需要看一看人类一生往往会经历的几种阶段，几种经历。

喜欢欺负所谓的异类。

经常和父母对着干。

恋爱，痴迷游戏。

赚钱，取得地位。

……

首先是欺负异类，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考虑的。小学生刚刚意识到自己和别人的不同，就会渐渐将自己排列在某一个群体之中，找寻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有的当了孩子王，有的一个人躲着哭泣。比如，我的童年，因为名字取得不一样，一直是别人的笑柄。而更加糟糕的还不是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而是自己。那个时候，应该是出于自我安慰吧，我就渐渐觉得自己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可是我总不能成为低人一等那样子吧，所以我就一直假想者我是高人一等的。我会把自己的每一点和别人作比较，当然，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有人写过叫做阿q正传的玩意，说是那种自我安慰式的比较。同样，作为人类的一员，人们在自我比较之后也会形成不同的风格。比如，有的人会浅尝辄止，想到自己的每一个方面虽然不是最好的，可是世界上还是有那么一个人在这个方面或者那个方面比自己烂，这样他就开心了。当然，也会有人这么想，虽然世界上，我的没有哪个方面差到破了世界纪录，但是整体而言呢，整体上，我是不是在世界上拍的倒数的人呢。某人是个残疾，可是整体上，他的实力比我强，某人虽然学习成绩不如我，可是运动起来非常自在啊，是不是整体比我强呢。所以，我们要制造的机器人如果足够像人类的话，也会分别朝着这两个方向去思考问题。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消极或是积极吧。而且消极的机器人觉得自己的思考比起那些所谓的积极的机器人显得更加深思远虑，反倒觉得那种所谓的积极真的只是在骗自己。而积极地机器人拿自己和别人比较虽然很多，但是不会觉得非得找到自己在全世界排名的那种地步，不会觉得这里面有必要正式到底自己是不是在骗自己。

因为，衣服穿得不一样，有的机器人是不是就要遭到歧视呢。这个被歧视的机器人是不是可能会变成那种觉得自己根本就是最倒霉的那个机器人呢。当然，要是我们辛辛苦苦生产的机器人都是觉得那么自卑的话，我们估计又会觉得还不如不去制造了。可是，如果，足够像人类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先让他们经历这些考验的。欣慰的是，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帮助机器人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于我们而言，那只是一短记忆而已，没有了记忆的机器人都是等于重生了一般。

过了上述一关的机器人，还得经历青春期的考验。都说青春期的孩子比较叛逆，我就先从自己身上说说看吧。那个时候，总是觉得父母是见识短浅的，只是知道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思考问题。比如，在冬天的时候，你从外面走了很远的路回家，其实就想坐一会儿什么都不干，可是父母确实非得问你冷不冷，其实不冷啊，觉得父母做的事情真的是很多余的。有的时候，父母还很奇怪。有一次，爸爸不知道是发什么神经，一直要我穿那一件老式的西服，而且还那么大，完全就不顾及我的想象问题。因此，虽然在学校里没有人明确地当我是傻瓜，但是至少我就不会被人当成正常人看待。别人会开始找一些奇怪的理由欺负我，而且我自己也会觉得自己和他们难以和平相处。我想，一个机器人是不会有血缘上的父母的，我们就假设他们是来自孤儿院的吧。可是，这还不对，因为每一个机器人都是来自孤儿院的，所以就没什么分别的。经常看到电视上的单身母亲或是父亲被孩子质问，为什么我没有爸爸或者妈妈呢，这一个问题，机器人小孩们应该是不会问及的。因为机器人来自不同的地方，而且因为各种历史的发展，机器人的习惯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应该会出现一些比较不同的机器人，这些人一方面被称作反叛，另一方面也遭到很多同类的排挤和非难。但是，正向我们人类是通过长时间的学习，不断更换环境，不断认识新的人类，我们才会慢慢形成自我，慢慢察觉自我。而我们又希望机器人具有这种能力，可是我们又不愿意花费太多的时间，让它们去历练，好像什么东西都实现存储好就ok那样子，我想这样的机器人怎么会有足够个性呢。都是批量生产的，只会是说质量上有一些不同罢了。而且，为了弥补不足，我们还经常实现设计好这个机器人的未来，它的职业。对，我们对于自己的孩子，也是从受精卵形成之时，就在开始为了他设计未来，可是，他们总是在长时间的环境的“毒害”中，一步一步偏离我们设定好的方向。正像大多数父母会失望一样，而如果我们总是想时刻控制住我们的机器人的话，我们是最终怎么也不可能生产出那样类似于人类的机器人的。

接受完个性的考验之后，机器人还需要找朋友。人类受到各种激素的影响，想要找到异性，结婚生子，在正式之前，还得还很多对象相处一下，恋爱啊什么的也是很麻烦的事情。这一点又是比较让人伤脑筋的了。因为，你想要机器人去学习爱情，可是机器人和机器人的爱情却是如何结晶是一个问题。首先，不能，指望机器人和机器人去合作研究出另外一个机器人吧，这样子，机器人都成了科学家的，没有意思了。而且，机器人如果都具备了“生孩子”的能力，是不是在出现人类爆炸的时候，也会出现机器人爆炸呢。模拟人类的生育习惯是不靠谱的，也是难以控制的。那么针对现在时有应用的试管婴儿吧，是不是可以給机器人这种机制呢，让机器人自己选择后代，但是机器人还需要从自己的存储单元中取出东西复制，组合成下一代。这下子，我们似乎热情洋溢了，因为我们觉得再配合一下计划生育，貌似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可是这个时候，却又出现了更多令人头疼的问题。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了人类的一种思维模式，就是容易觉得目前的某个困难解决之后，前途将会一片大好，可是，等到精疲力尽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竟然发现前面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上学的时候，我经常觉得自己好像忍受着各种病痛的困扰。比如，脚气，体股癣，弯腰驼背，近视，眼睛痛，手指上长了一个小玩意，嘴巴口渴，老是放屁，还肚子胀等等。脚气虽然时有发作，但是只要多洗洗，很快就好了，体股癣总算是安静下来了。弯腰驼背在军训之后曾经一度没有了，以为天下太平了，可是又会因为精神恐惧而每日不得善终。等到精神恐惧因为很多人关心稍微好了一点，以为这下总算是没事情了，可是后来发现嘴巴又非常干渴了。失去了味觉的滋味特别难受，感觉不到花香，而且自己做出的菜也是久久感觉不到其中滋味，实在是吃不消。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种问题，就想着也许拖一拖就好了，可是更加糟糕的是病痛的积累啊。加上放屁，加上耳鸣，加上精神恐惧再次来袭，一下子又觉得人生渺渺茫茫了。不过转念一想啊，这些东西还算是可以控制得住的东西，只有那些有控制欲望的东东才是真的很难控制得住的,比如我们自己，还有我们想要制造出的机器人。

机器人既然没办法控制他的思想，但是我们至少需要控制他的出身。比如，我们把它变得聪明些，还得让他学会学习。不过话说回来，一个机器人需要在一个竞争环境中才能得到不断进步，如果，一个机器人把人类作为竞争者，那估计就糟糕了。因为机器人不需要睡觉，不需要为生老病死而发愁，所以这一下子就节省了90%的时间，他们要想超过一个普通人，那简直易如反掌，因此他们肯定有可能像兔子一样，得好好休息呢，这就进入了我们没法控制的领域。他们要是漫不经心，我们有什么办法呢，真的是一件值得研究人员发愁的事情。

说到人与人的关系，不得不考虑到一种怕生现象和喜新厌旧的倾向。比如，先不说人与人之间这种看似复杂的关系，先来看一看学习，语言的学习。我在学习日语的时候，因为日语中有大量的汉字，所以在那种官方文献环境下，是比较容易掌握大意的。但是比较休闲的书籍中，日本人就特别喜欢使用片假名了，比如很多种水果啊，动物植物啊什么的，本来都是有汉字的，但是渐渐地都写成了片假名。这个时候，我就很纠结了，因为我虽然对平假名非常熟悉，但是写起片假名的时候，就非常吃力。这个时候，我喜欢运用一种相关联想来记忆，有的时候就是先根据读音，写出平假名，再写出对应的片假名，不过是不是感觉这样子也太低效了。但是这也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方式，有的时候你的朋友的朋友就会给你这样的感觉，见到了总是能够记得，可是不能很快想起来他来，还需要借助你的朋友来想起他们。人类因为各种类似的间接印象，所以对某些事物的认识总是显得很肤浅，很单调，缺乏立体感。但是，从另外的角度而言，这种缺乏立体感的认识就像是一种链接，一种提示一样，让我们想当然以为我们掌握了很多很多信息，这几乎使我们的大脑容易所不可能做到的。可是对于机器人呢，我们当然觉得还有更加简单的方法，使得他获得对于某个人的详细资料，比如网络，这样子，他要是想知道可以马上就去搜索一下。但是正如我们人类虽然很多时候百度一下，谷歌一下，我们多多少少还是保留了一些印象的，虽然有的人的印象是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唤醒过，但是因为有人唤醒过，所以就证明这种东西确实存在。

天啦，那么如果我们制造的机器人是无所不知的，他是不是就会变成邪恶的怪胎呢。他知道很多常识到不可怕，关键如果他总是在炫耀那种常识，人类本身也分感觉很憋屈；并且如果他知道的某些所谓的常识是错了，还在那里招摇撞骗，那是不是就要发生很大的祸患了。比如，所谓的医学上已经证明的7个伪常识，其中之一的说人类的大脑只有10%甚至不到这个比例在使用当中，是不是这样子机器人会一天到晚，比唠唠叨叨的爸爸妈妈还要烦人呢，我们怎样保证他们能获得所谓的真理呢，而且正理也是在某种情况下才成立的，就像水往低处走之类的，可是机器人难道需要每次都判断正确吗，那样子是不是太聪明了。

到了现在，说着说着，好像是担心我们制造出的机器人是过于聪明的，但是又忘了一点，这些知识只是被硬加上去的，而真正的人类往往会出现耳边风什么的，很多东西你以为他知道，其实他只是被人认为知道而已。而且，正如前面所说的，如果机器人善于把自己和人类比较，他们也许会觉得不需要太多时间去学习，最终就会出现那样的现象：我们有些人精力旺盛，可是最后学到的知识，技能反而很多时候和缺乏精力的人差不多，甚至有时候还会少一点。不过，也许人类本身不断地鞭策自己，是可以找到其原因的，那是不是給机器人一个足够的理由，他们就会按照我们想要的那样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曾经有一次特别郁闷，郁闷到不想上自习，不想看到很多很人，所以我一个人跑到宿舍区，把自己困在黑黑的屋子里，任凭寂寞，任凭孤独去洗刷我的身躯，我一直睡了一晚上，可是仍旧是茫然。后来晚上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最后还是和大家一样洗完澡，睡觉了。当然，自此以后我就一直像弄明白人为什么要活着。我考虑生理学，考虑心理学的原因。生理学上说是繁殖，保留个体的副本，但是即使这样子可以吧，机器人肯定是不能靠这个活下去的。因此，这种理由完全不能控制住机器人选择自杀或者是大繁殖。再是心理学上的，因为一个人是为了一个神圣的使命，糟糕，这好像是哲学或者是宗教了。一个人在小时候，总是不知不觉，因为没有想到去死或者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死的存在，或者不知道怎么去死，所以活了下来，等到一定的年龄，知道了一些，这时候开始有一些心理学上的原因在支持者他们不死。但是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心理学，我也算是想了很长的时间。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天，还是百无聊赖，我再一次去了死亡的悬崖边观看风景，想窥探一下生存的原因。这一次不同的是，我是从物理学的角度出发，用物理学的类似规律来解释这一切。我试着把这种思想整理出来。牛顿曾经这样说过，物质的运动是没有原因的，而物质运动状态的改变才是有原因的。所以，我就将此类推到人类的生存之上。我将人类的活着当做物质的运动着，把人类的死亡当做物质运动的停止。这样子，我就得出了人类活着是不需要原因的，而改变人类活着的状态的，比如使得某人活得轻松活着沉重，让某人死亡，是有原因的。严格的说，对于人类而言，是没有什么外力促使他保持这种运动状态，而一旦有了外力，人类的生存状态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等一等，这里的理论还需要进一步阐明，因为人类既可以分成个体来看待，也可以当做群体来看待，因为从历史上来讲，既有个体的灭亡，也有群体的灭亡。

好吧，首先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系统，系统中有自己，他人的外力，其他外力。因为一个人活着是不需要理由的，所以使得他改变活着状态的原因必定是他人的外力，还有其他外力。现在进一步放松条件，如果忽略其他外力，只针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变成了人改变生活状态是依靠别人的影响的。现在，建立第二个系统，将人类作为一个群体，群体受到外力的影响，如果外力很大的话，物体的运动状态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甚至走向不可回头的境地。现在，假设这种强大的外力很微弱，因为现在不是冰河时代，也还不是什么大爆炸的岁月，那么就只考虑人类这个系统内部的受力情况。宏观物质的运动规律，已经不足以解释了，我们转向分子运动的规律——分子的无规则运动。分子永不停息做无规则运动，从系统外界来看，我们称之为热。这些分子的运动是无规则的，因为有的速度快，有的速度慢，有的朝着这个方向，有的朝着那个方向，它们会相撞，它们会加速，它们会减速，但是从来不会停止下去。这样子，想到了人类的个体在人类群体中的位置，个体是不会因为其他个体而灭亡了，即使速度被降到很低很低，所以任何把自己活不下去的原因推到人类的其他个体是毫无道理的。个体的存在，也是因为有群体的存在才会变得有意义，个体一旦离开群体，就没有了值得参考的对象，这时候，我们可以称之为离开群体，或者称之为死亡。同时，群体也是依赖个体存在而存在的，因为缺少了一个个的个体，从群体这个系统之外就没办法觉得它还是热的。要想摧毁这个群体，只需要有一种机制，让这些个体之间再也没有办法相互联系，那就是让他们通通失去交流能力，每个人被囚禁于一个不可以感受到任何其他个体的地方，甚至于集体使之死亡。所以，人类死亡虽然收到了其他个体的影响，这里面的割断联系造成的绝望感等等，但是其本质还是因为外界的干扰，比如疾病，灾难。所以，一个人的个体若是把别人对你的影响当做你可以泰然死亡的原因，那是站不住脚的。人称之为活着，是因为有其他个体的活着，这种人类群体的内因，而不是外因。也就是说，你活着，因为有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熟人在活着，所以称之你为活着，你若想找到生存的意义，也不过就是因为别人活着，所以你生存者，而不是什么外力，比如所谓的神的力量，什么上天赋予的使命，那些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到后来，我就只能笑话自己，很多年去找寻人活着的外因，可是最后发现没有，只有一些存在于人类这个大系统的内因，只是因为别人活着，才能说明你活着。不过这样子，倒是有一点滑稽了，如果真的存在盘古，而这家伙只是一个人“活”着，这是否是有意义的活，上面的推理给出的答案，这并不能称之为活着。既然不能称之为活着，还得说这叫活着，只能说明，根本就没有盘古这样的人活着。当然，最后盘古被分化成各种玩意了，这时候就相当于一个人类系统真正具有了能量一样，被一种强大的外力赋予了能量从而整体存在了，这样子倒是可以解释得通一点了。

解释完了生存的意义之后，再就需要对生活中某些比较头疼的事情来分析分析了，这些都应该是对机器人是否为人的特性的检测条件。

1.负罪感。在这里，我把另一种感觉也划分给负罪感了，叫做对自己负罪感，而将一般而言的负罪感称作对他人负罪感。我指的对自己负罪感不大好说明，我得慢慢说来。有的时候，会遇到一种现象，就是你羞于让别人知道你曾经做过的傻事活着错事，因为你害怕一旦别人发现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就会笑话你，从此不把你当做正常人看。为了不让自己受这种委屈，你就一直想要伪装自己，伪装自己从来没有犯过这种错误，而且你还想要在某一次的机会中去把这种错误的证据给消灭掉。但是，在你没有找到机会之前，你会觉得自己非常对不起自己，仅仅是为了让自己不被人笑话，而把自己弄得成天提心吊胆的。就跟对他人负罪感一样，这种负罪感也会随着时间一步一步加深，直到后来似乎再也没有回复的余地了。而对于一个机器人而言，他应该如何学习解决这种问题呢，是一直自我欺骗下去，直到有一天被人揭发，然后被笑话，无地自容么。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做即使如此，也要活下去。对于那个杀害小女孩的年轻人，起初我真的是非常无语，可是后来我从他的害怕中也看到了自己同样的害怕。他在监狱中蹲了8年，而我也是在精神病院中蹲了半个月。他也是害怕别人提到这段经历，也是害怕自己万一有一天又犯毛病了要杀人了。他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每一分每一秒都沉浸在自己的痛苦边缘。我看这电视剧的时候，只能看到里面的人物的眼神中都是充满着一种地狱的味道，没有光泽，没有对未来和现在的考虑，好像都是一种过路人一样。我不知道如果拍这种电视剧时间太长，会不会感觉非常忧郁呢。不过，故事的后来也是很多人在进行着赎罪。但是，究竟如何赎罪，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深见和双叶的爱情在这种赎罪中开始，在这种赎罪的氛围中而决定了不能长相厮守的命运。故事最好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正如电视剧中所说，一个悲伤的故事是应该给它一个结局的，要不然我们的悲伤要留到何年何月啊。还有一个电视剧，是叫做，是你教会了我重要的一切，我真的也想尝试一下主人公的那种心理转变，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好像也是这样，为了表面上的东西，而失去了里面的坚韧，没有足够的主见，还得装出一种处事沉稳的样子；害怕别人讨厌自己，害怕伤害到别人，害怕自己达不到父母的期望。每一分每一秒好像都很开心的样子，但是一到了自己的小角落，马上又会感觉到非常的迷茫。自己确实被冤枉了，他没有去辩解，因为他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辩解会说服别人，因为他觉得这本身就不在自己的道德观念所允许的范围内。其实，我在想，我们的生活有时候也是这样，一个人的成长也莫非如此，人要想只是保护自己，就会因为每一次的冤枉而愤懑不平，但是真正到了保护别人的时候，却是什么都不会解释地太多。所以，我在想初中语文老师，到底在告诉我什么，是告诉我这个道理么。有的时候，你应该站出来，保护别人。但是保护别人是有代价的，那就是要成为替罪羊，要承受别人的委屈，而且打落门牙还得往肚子里去吞。当然，我想并不是每一种冤枉都是值得去承担的，一个人只应该承受他能承受的而不是更多。但是究竟是多少呢？不过，我倒是明白了一点，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包庇，才看出了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深厚，这也许就是人们会觉得大公无私的人固然是好，可是老是看不到你和他之间的感情到底有多深厚，人们真的感觉很害怕，也感觉很受委屈。人们之间，虽然有很多种纽带，可以证明自己和那个人多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可是人们总是觉得没有感觉，所以千方百计去找那种感觉。人是因为有感觉才会进一步升华到所谓的意义，因为有意义，才会决定进一步去升华。

为了寻找这种感觉，机器人应该怎么去做呢，那得看看人类是如何去做的。不过人类因为年龄，因为性别的原因，这种证明往往是形式多样的。比如，恋人之间，人们往往就希望找寻这种感觉，当然只有当这种找感觉演变成一种事件的时候，才会进入我们的视线中。“就在全世界都与你为敌，我也要紧紧地抱着你”，这种感觉，谁不想要呢。如果说男性在追求女性，那么女性就是在追求这种感觉。不过我们通常也会觉得那种怂恿这种男人以身冒险获得女性青睐的女性为傻女人。当然，这种傻男人估计也是很多，只是因为某些原因，人们常常只是看到女性在成为这种血的旁观者。男人包庇心爱的女人，女人包庇心爱的男人，好像这样子爱的感觉就渐渐出来了。这似乎给人们一种提示，要想让别人感觉到你爱他，你就似乎需要去包庇他一样，尽管事情有大有小，而且随着时代不同，事情的具体内容还是差了十万八千里的，但是只要是有大量的比较缺乏感觉的事情作为参考，这些就显得很有价值了。记得在人类依靠身体吃饭的年代，男性比女性年纪大结婚是很普遍的，而且比较深受民心。因为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样的男性能够庇佑这样的女性，不过话说回来，这是否只是男人对女人的一种承诺呢，而且都是男人的一厢情愿呢。估计在体力时代，女性容易接受，但是现在这种更多依靠智力的时代，情况就不一样了。男性为了让女性获得安全感，就得另取他招了。

插上一句，这里的包庇好像和包容很相似，人家说爱是包容，估计就是因为这种包庇能够给人一种被爱的感觉吧。包容，包庇。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这种故意或者不是故意的犯错，最后获得的包容，是不是唯一能够体现人与人之间有感情的办法。小孩子和父母之间，恋人之间，朋友同事之间，下级和上级之间。